

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娟子.....      | 赵 萍 ( 1 )     |
| 金笛.....      | 吕明晰 ( 16 )    |
| 杈林里的战斗.....  | 韩克顺 ( 37 )    |
| 湖上红哨.....    | 贾祥伦 ( 52 )    |
| 铁柱 .....     | 杨清广 ( 66 )    |
| 夺枪 .....     | 魏金永 ( 81 )    |
| 小虎子 .....    | 张荣新 (101)     |
| 小小尖刀杀狄川..... | 王忠谋 林 剑 (117) |
| 清真寺里救亲人..... | 文 方 (137)     |



## 娟子

赵萍

这个瓜子脸儿、大眼睛的小闺女叫娟子。娟子跟姥姥住在东平湖边九区的八里湾村。八里湾是个好地方，村前是一眼望不到边儿的芦苇荡，村后就是浩浩淼淼的东平湖。

这天，娟子下湖放鸭子回来，看见还乡团头子陈登举他小舅子王丘开的药铺门前，突然增加了游动哨。虾米精样儿的陈登举腩后头跟着一大帮穿黑衣裳的狗腿子，象被猫撵的老鼠，满街乱窜。娟子看着他们那熊样子，想起昨天区中队在队长韩叔叔的带领下，趁陈登举进县城给伪县长祝寿的空，冲出湖来端了他的老窝的那场漂亮仗，忍不住一扭脸，偷偷地笑了。

提起陈登举这小子，真是头顶长疮，脚底板流脓——坏透了。娟子她妈就是被这个老渔霸逼死的。自从他当了还乡团头子，领着狗腿子三天一搜查，五

天一清乡，恨不得一口把区中队吃掉。近来，东平湖里常常飘着被他装进麻袋杀害的尸体，可把老百姓给折腾苦了。

娟子“嘭”地一声推开门，想把看到的事给姥娘学学，见区里的交通员大臣舅舅正和姥娘商量事儿。娟子看了看两张挂满愁云的脸，心里挺纳闷儿。要知道，他们发愁的时候比过年还稀罕哩。

娟子走到大臣舅面前，转动着两只乌亮的大眼珠，象是在问：出什么事啦？

大臣舅抚摸着娟子的小辫，沉重地说：“你韩叔叔昨天打二道坡时负了重伤，急需用药治疗。现在敌人封锁很严，我们缺医少药。而他的伤口又在不断恶化，如不及时治疗，恐怕……”

娟子听说韩叔叔负伤了，心里猛一震。韩叔叔多好啊，他双手会打驳壳枪，渔霸、老财听见他的名字就吓得哆嗦。游击队是湖区人民的希望啊，怎么能没有韩叔叔的领导哪？！韩叔叔每回来了，不是教她认字儿，就是给她讲刘胡兰姐姐的故事，脾气可好了。娟子眼里噙满了热泪。她急切地摇着大臣舅舅的手说：

“快，快想法给韩叔叔送药去呀。”

大臣舅叹了口气，从怀里掏出一叠钱递给姥娘，说：“现在凑钱和买药是两个大关口，区里送来这

些，不够咱们再想办法解决。”

姥娘接过钱说：“这个先放着，我还有个粗布哪，赶明儿卖了就是钱。”

大臣舅说：“那我先打个借条，以后再还。”

姥娘笑笑：“等胜利了，让陈登举还吧。”

娟子扑闪着大眼，看着姥娘说话，又看看织布机上的布。这是她家攒了多时的一点棉花，姥娘撑着个病身子，整天趴在机上织呀，织呀。说是到冬天娘俩一人做件棉袄穿。但为了游击队，姥娘什么都舍得。娟子也舍得呀。

这两天可把娟子娘俩给忙活坏了。她们赶集卖了布，又和乡亲们分头抓了几种药。现在就差一味主药了，可这味药唯独王丘药铺有。硬去买吧，那怎么行，敌人正张开口袋等着哪！

阵阵热风吹来，娟子望着白茫茫的湖面，心里象坠上了一块大石头。曾经听游击队的卫生员芸姐说，天热了伤容易化脓。韩叔叔躺在芦苇里该多难受哇！怎么把药弄到手哪？娟子和姥娘想啊想，觉也睡不踏实，饭也吃不香。想的办法串起来够一大串了。娟子终于想出了个好办法。

她对姥娘一说，姥娘也满赞成。娟子喜得一步跳出大门，把良子、苇秀、锁锁、小翠等几个一般大的



小伙伴叫来一商量，大家都来了精神头儿。娟子问道：“王丘又尖又滑，敢和他斗吗？”

良子在地上划了个园圈，“呸”地往当中吐了一

口唾沫，然后把脚一跺：“谁不敢谁是个小老鳖，行不？”说着捋捋小胳膊就要跑。娟子一把把他拉住说：“良子，你没见韩叔叔他们打仗以前都得开个会吗？咱也得商量好了，才能打胜仗。”你听听，娟子说得多在理。良子一边挠头皮，一边点头儿。几颗小脑袋紧紧地凑在一起，喳喳起他们的“作战方案”来。

药铺老板王丘和陈登举是柳枝子串王八——一路黑货，专门和穷人作对。这几天，他奉了陈登举的指使，严密地注视着来药铺的人。半晌午了，他才想起还没给陈登举汇报情况，连忙嘱咐了伙计一声，夹起洋车子走了。

他头脚刚走，门外就“呼呼隆隆”地跑进来几个孩子，紧接着又进来一群，围着药铺院内两棵茂密的大梨树，窜上跳下地玩起藏猫猫来。那个拉药橱的伙计一看，忙大喝一声，从屋里走出来，撵这伙孩子。他知道王丘爱财如命，每个梨都长在他心尖子上。头几天少了两个梨，被他臭骂了一顿不算，还扣了他两天工钱。这回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让小孩偷了梨去。谁知刚一转身，孩子们又跑了进来。他更认准了这压根不是藏猫猫，一定是算计树上那黄橙橙的大梨哪。他一个人赶走这个，那个又上来了。良子和小翠索性

爬到了树尖尖上，任他怎么跳也够不着。气得他直是怪叫。两个扛枪的游动哨平时想吃个王丘的梨比吃仙桃还难，这会倒觉着孩子们给他出了口气。他们看着那伙计被孩子们逗得手足无措，直是捧着肚子笑。

就在这一瞬间，娟子敏捷的身影已从后门闪进了药铺，她轻手利脚地打开药橱——你别担心她不认得这种药，细心的娟子这几天早就观察好了。拿好了药又捎带子两瓶红药水，迅速地退了出去。

“快跑！王掌柜的来了。”站在门外的小翠见娟子完成了任务，高喊了一声。闹得正欢的孩子们，

“忽”地象小鸟一样飞得无影无踪了。那伙计和哨兵楞楞地站在那里，大眼瞪小眼，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哩。

“哈哈”，娟子他们的战斗胜利了。孩子们用调虎离山计偷出了给韩叔叔治伤的药。

下午，娟子和姥娘正打点药物想往湖里送，突然听见有人喊了一声：“还乡团进村了！”接着听见大人喊，孩子叫，人们在街上跑的声音。

姥娘站起身，沉着地对娟子说：“你去插上大门，我把药藏起来。”

娟子“嗯”了一声，一个箭步冲出去，把门闩好，又顺手拿了根木杠子，把大门死死地顶上。



敌人砸门了。“咚咚咚”一声比一声重，一声比一声急。

娟子有点心慌，但她看看姥娘，姥娘还象清早喊娟子吃饭时那么从容，心里觉着踏实了许多。每到紧要时候，姥娘总是有意锻炼一下娟子。她问：“陈登举问咱为啥买药，你咋说呀？”娟子可不笨，她想了想，认真地回答：“姥娘，你不也有病吗？你躺在床上，我就说给你买的药。”

姥娘满意地点点头，又嘱咐说：“娟子，遇事要多动脑子，千万别着慌。”娟子答应着给姥娘盖上被，又从破褥子底下摸出药锅子，放在烧水的砖头上。

“呼隆”一声，大门被砸开了。进来的果真是陈登举，腓后还跟着几个狗腿子。象群饿狼似地冲进屋里。

刚才，王丘发现少了药，马上报告了陈掌柜。陈登举气急败坏地下了命令，叫把这几天来过药铺的人逐一登名搜查。娟子家当然是重点。

这时，娟子的头伏在姥娘身上“呜呜”地哭得正伤心哩。陈登举上前一把掀起娟子，恶狠狠地吼道：“她妈的，你哭什么？”

“小声点，看不见俺姥娘正病着吗？”娟子声音

不大，却刚强有力。

“别装蒜了，快说，你给八路偷的药藏在那里了？嗯？！”

“谁喜偷你那臭药，俺姥娘吃的药是俺拿钱买的。”

“有人亲眼看见你啦，还想要滑头？！”陈登举奸诈地盯着娟子。

“你看见啦咋不抓住我？”娟子一点也不害怕。

陈登举吃了两个闷杠，便兽性大发，使劲揪住娟子的小辫，一把拽到跟前：“好你个八路崽子，今天，我非叫你认账不可！”

“你诬赖好人！”娟子痛得泪水在眼里打转悠，她还是朗朗地说。

姥娘见渔霸折磨娟子，痛得心要碎了：“姓陈的，有啥事对我说，朝个孩子耍威风还算本事！”

陈登举见实在问不出什么，猛地把娟子推倒在地上，威胁姥娘说：“老婆子，你再说我就毙了她！”

娟子被甩在地上，头碰得嗡嗡响。她用手撑住地吃力地站起来，两道雪亮的目光直刺仇人陈登举。悲惨的往事不由涌上心头……

娟子是个苦孩子，八岁那年，陈登举逼死了妈妈。爹打发娟子往姥娘家跑，他那边放火烧了陈登举

的房子，就离开了家乡。渔霸领着爪牙追了半宿，回来说是让枪子打死了。娟子听了又信又不信，因为渔霸的心都是黑的，他说的是实话吗？

姥姥是娟子的好姥姥。给娟子梳小辫的时候，常常慢悠悠地说：“俺娟子长大了别学你妈，她太老实了；要学你爹，挺起腰板跟陈登举斗！”开始，娟子还不大懂，以后慢慢长大了，听得回数多了，面对豺狼一样凶狠的陈登举，娟子更清楚姥姥的心思了。

陈登举把手伸向腰里，娟子心想：他是掏枪吗？她蓦地想起了韩叔叔讲过的刘胡兰姐姐的故事。心里说，你就是杀了我，我什么也不会告诉你这个狗东西。

谁知掏出来的不是枪，是一大把钱。陈登举见硬的不行，又变换了手腕，两眼瞅着娟子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你要交出药来，这些钱统统给你，不光能给你姥姥看病，还能买花褂子穿，怎么样？嗯？！”

娟子紧闭住嘴，倔强地昂起头。陈登举见软的也不行，劈手照娟子脸上就是几巴掌。鲜血顺着娟子的嘴往下流……。

陈登举没办法啦，对着几个狗腿子恶狠狠地吼叫：“给我搜！来他个寸草过刀！”顿时，屋里乱成一团。破桌子被推翻了，水缸被砸烂了，屋里屋外弄

得扬儿翻天，可什么也没找到。临走，陈登举“啪”地一枪打碎了提水的土罐子：“看见了吗？如果敢私通八路，抓住可别怪我姓陈的不客气！”

敌人狼狈地滚蛋了。姥娘抚摸着娟子，轻轻地给她擦掉脸上的血，又想给她擦泪，可她看见娟子眼里有火，没流泪。

娟子看了看姥娘，象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，弯腰从炕洞里扒出了药包。

敌人没搜到药，对湖面封锁得更紧了。陈登举被游击队抄了老窝，又没了药，恼羞成怒，他在村里贴满了告示，威胁老百姓说：谁要是下湖给游击队送药，就灭门绝户。

娟子、姥娘和乡亲们几次准备进湖送药，都因盘查太紧又退了回来。

姥娘和大臣舅在屋里商量办法。娟子坐在院子里给鸭子剥蛤蚌肉，也在苦苦地想：放到船上吧？不行，敌人一搜就出来了。放到船底下？也不行。前些时，东头二妗子给游击队送粮食就是藏在船底下，被陈登举搜出来，把她杀害了。藏到哪里好呢？

这时，良子撵着娟子家的鸭子从湖里回来了。她家的鸭子数跟娟子的岁数一样多——都是十三。娟子家、良子家和就近几个邻居家总共有二百多只鸭子。

娟子和良子他们就专管进湖放鸭子。

这十三只鸭子，个个都是娟子的宝贝疙瘩。娟子能掌握每个鸭子的脾性，还给它们起了名字哩。那只性情安稳的大鸭子叫“芦花白”，那只调皮爱叫唤的叫“鹅黄”……娟子把剥好的蛤蚌肉放到小盆里，鸭子一见，都扑扇着翅膀，晃着身子，伸着脑袋挤了过来，叽叽呱呱抢得可欢势了。良子坐在门坎上双手捧着胖乎乎的脸蛋叹了口气说：“娟子姐，咱的鸭子会飞就好了，带上药送给韩叔叔。”娟子忽然高兴地跳了起来，拍着手说：“好！用鸭子带着。这是个好办法。”

娟子他们的办法是杀了一只鸭子，把内脏掏空，把脖子撑起来，用个大猪尿泡把药包好，密密实地缝在鸭子的肚子里。下湖的时候用一根细绳拴在“芦花白”的腿上，让它带着。娟子放在水里试了试，嘿，在二百多只的鸭群里，如果不仔细看，谁也不会看出是一只死鸭子。

第二天，天刚放明儿，娟子带着姥娘、大臣舅和小伙伴们的千叮咛、万嘱咐，赶着二百多只鸭子下了湖。

地平线上还是一抹抹的青灰色，湖里静悄悄的。娟子一边撑篙，一边警惕地四处察看。快接近芦苇丛



了，娟子知道敌人经常等在这里截击给游击队送东西的船只，可是，今天却没有一点动静。娟子激动得心里象敲小鼓一样怦怦直跳。游击队的叔叔们就住在湖里芦苇深处的湖墩上，只要把鸭子赶进芦苇丛，韩叔叔就有救了。快，快呀！

突然，从芦苇丛中冲出几只小船，直冲娟子划过来。一个大胖子对旁边那个矮胖子嘀咕道：“那天陈队长重点搜的就是这个小妮子家，得仔细查查！”

“站住！干什么去？”

“放鸭子呀。”娟子眨眨眼睛，蔑视地看了敌人一眼，指着叽叽呱呱的群鸭坦然地回答。她记住了姥娘的话：遇到敌人要沉着。

“是给游击队送药的吧”。两个家伙咋呼着跳上小船。船仓里，船底下翻了个遍，连小篮里两个菱角面饼子也掰开扔在了船上。他们还不甘心，夺过娟子手里的竹篙又是敲，又是看。折腾了半天，任啥也没有，只得放娟子进了湖。

娟子从容地撑起篙，小船箭一般向游远了的鸭群追去。

“站住！站住！”娟子刚划出半里远，听见又有人喊她。猛回头，见追上来的正是死对头陈登举。不由心里有点紧张，但马上又静了下来。

陈登举这个坏蛋巡湖路过，听说刚进湖的是娟子，疑心更重了。两个狗腿子告诉他已经搜过了，但他仍不放心，便亲自追了上来。陈登举围着娟子的小船转了一圈，娟子把捞菱角的小篮放在船头上，等着敌人的再次搜查。

陈登举死死盯住娟子的脸神儿。他想，只要这小妮子脸上一慌，就肯定有问题。谁知他转了好几圈，小姑娘还是安安静静地站在船头，没有一丝儿破绽。药到底藏在哪儿了呢？陈登举想，船上肯定搜不出什么了，会不会——

陈登举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狞笑：“小东西，把你的鸭子唤过来。”

“要吃鸭子肉吗？”娟子平静地问。

“少罗嗦，快唤过来！”

娟子高声唤过鸭群，陈登举命令所有敌人都来捉鸭子。他自己也撅着腓趴在船帮上，抓起几只鸭子，浑身摸摸又丢进水里。陈登举自作聪明，想是娟子把药藏在鸭子翅膀底下了。摸索了半天，坏蛋们被鸭子扑腾的满身满脸泥水，样子狼狈极了。

娟子说：“我赶到岸上去给你们看看好吗？”

陈登举象个泄了气的皮球，狠狠地瞪了娟子一眼，灰溜溜地滚开了。

原来，聪明的娟子见陈登举追了上来，便趁捞菱角的机会把系在“芦花白”腿上的死鸭子解下来，用湖草盖在了船仓里。敌人再搜鸭子，当然什么也捞不着啦。

娟子把死鸭子送进芦苇丛，拴在几根粗芦苇上隐蔽好，清脆地学了几声芦花鸟叫；不大会儿，从刚才出来的芦苇丛中传出来几声同样的鸟叫。娟子的脸上挂满了笑容。她知道这是游击队的叔叔把药取走了。

兰莹莹的天上升起了玫瑰色的朝霞，映在撒满露珠的莲叶上，美丽极了。晨风飘来阵阵沁人心脾的清香。娟子挺胸架着小船行驶在这碧波荡漾的湖面上，心里高兴极了。



晚上，娟子做了个梦：游击队的叔叔们坐满了好几只大木船，从湖里冲杀出来，把还乡团打得落花流水。那在第一只船上拿着手枪指挥战斗的就是韩叔叔。

“叭勾——叭勾——”娟子被激烈的枪声惊醒了。她忽地从床上爬起来，问披衣站在窗前的姥娘：“姥娘，我是做梦吗？”

姥娘走过来搂住娟子说：“孩子，这不是做梦，区中队打过来了，陈登举的日子不长了！”

（插图 高延军）